



徽麓書院 国学文库

主编 ◎ 朱汉民



中国礼文学史 (元明清卷)

Zhongguo Liwenxue Shi
Yuan Ming Qing Juan

陈戍国 陈冠梅 ◎ 著

—— 湖南大学出版社

中國禮文學史

元明清卷

陈戌国 陈冠梅 著

ZHONGGUO

LIWENXUESHI



岳麓書院 国学文库
朱汉民 主编



湖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湖南大学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本书为《中国礼文学史》著作系列第四卷,凡三章。第一章叙述元朝礼文学的大致面貌。第二章说的是朱明王朝礼文学的演变情形。第三章旨在揭示清代礼文学发展的大体情况。与前三卷一样,本书注意礼文学与时代政治、社会经济的关系,注意礼文学与相邻学科的沟通,尤其注意以往各卷一直坚持的解说礼文学的原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礼文学史(元明清卷)/陈戍国,陈冠梅著. —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15.12

ISBN 978-7-5667-0927-1

I. ①中… II. ①陈… ②陈… III. 中国文学—文学史研究—元代—清代 IV. ①I2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83543号

中国礼文学史(元明清卷)

ZHONGGUO LIWENXUE SHI (YUAN-MING-QING JUAN)

作 者: 陈戍国 陈冠梅 (著)

责任编辑: 肖立生 责任印制: 陈 燕

印 装: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6开 印张: 36 字数: 700千

版 次: 2015年12月第1版 印次: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67-0927-1/K·105

定 价: 100.00元

出 版 人: 雷 鸣

出版发行: 湖南大学出版社

社 址: 湖南·长沙·岳麓山 邮 编: 410082

电 话: 0731-88822559(发行部), 88821594(编辑室), 88821006(出版部)

传 真: 0731-88649312(发行部), 88822264(总编室)

网 址: <http://www.hnupress.com>

电子邮箱: pressxls@hnu.cn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湖南大学版图书凡有印装差错,请与发行部联系

岳麓书院国学研究与传播中心工作指导委员会

主 任：许又声

副 主 任：李友志

成 员：李湘舟 王柯敏 吕焕斌

周发源 刘克利

办公室主任：邓清柯

岳麓书院国学文库编委会

学 术 顾 问(按姓氏笔画排名)：

汤一介 张岂之 李学勤 杜维明

饶宗颐 袁行霈

主 编：朱汉民

编委会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名)：

卜宪群 王子今 王继平 吕锡琛

刘海峰 朱汉民 李 零 李存山

肖永明 张怀承 陈 来 陈 致

姜广辉 洪修平 莫砺锋 郭齐勇

黄俊杰 黄朴民 葛兆光 廖可斌

办公室主任：李 兵

目 次

第一章 元代礼文学·····	(1)
第一节 蒙古成吉思汗时期的礼文学·····	(2)
第二节 许衡、郝经、王恽诸人的礼文学创作·····	(8)
第三节 胡祇遹、姚燧、戴表元诸人的礼文学作品·····	(18)
第四节 吴澄、刘因的礼文学成就·····	(27)
第五节 赵孟頫、邓文原、袁桷诸人的礼文学作品·····	(35)
第六节 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的礼文学成就·····	(46)
第七节 黄潛、柳贯、萨都刺的礼文学作品·····	(57)
第八节 吴师道、欧阳玄、杨维禎诸人的礼文学成就·····	(66)
第九节 元代散曲中的礼文学·····	(78)
第十节 元杂剧中的礼文学·····	(86)
第十一节 元代南戏中的礼文学·····	(95)
第十二节 元代小说代表作中的礼文学·····	(104)
第十三节 元代佛门礼文学·····	(111)
第十四节 元代道教礼文学·····	(119)
第二章 明代礼文学·····	(131)
第一节 宋濂刘基的礼文学·····	(133)
第二节 明初四杰的礼文学·····	(143)
第三节 刘三吾、陶宗仪、方孝孺的礼文学成就·····	(152)
第四节 台阁体作家“三杨”的礼文学·····	(165)
第五节 “楚人”李东阳的礼文学创作成就·····	(175)
第六节 李梦阳、何景明、边贡等前七子的礼文学·····	(187)
第七节 李攀龙、王世贞、谢榛为代表的明朝后七子的礼文学成就 ·····	(197)

第八节	明代归有光、茅坤、王慎中为代表的唐宋派的礼文学成就	(208)
第九节	明代中叶张居正与李贽的礼文学创作	(220)
第十节	公安派三袁与江盈科的礼文学创作	(230)
第十一节	锤惺、谭元春代表的竟陵派的礼文学创作	(239)
第十二节	《西游记》与明代礼文学	(247)
第十三节	《水浒全传》与明代礼文学	(255)
第十四节	《金瓶梅》与明代礼文学	(263)
第十五节	明代词作家创作的礼文学	(270)
第十六节	《全明散曲》与礼文学	(280)
第十七节	明戏曲中的礼文学	(291)
第十八节	汤显祖创作的诗文以及戏剧中的礼文学	(302)
第十九节	《情史》《三言》以及《二拍》中的礼文学	(310)
第二十节	杨涟、瞿式耜、陈子龙以及夏完淳的礼文学创作	(317)
第二十一节	明代佛道二氏礼文学	(326)
第三章	清代礼文学	(340)
第一节	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的礼文学创作	(342)
第二节	侯方域、魏禧以及汪琬的礼文学创作	(354)
第三节	陈确、张履祥的礼文学作品	(364)
第四节	钱谦益与吴伟业的礼文学创作	(374)
第五节	宋琬、朱彝尊和陈维崧等人的礼文学创作成就	(384)
第六节	尤侗、王士禛的礼文学创作	(394)
第七节	清初戏曲与礼文学创作	(404)
第八节	《聊斋志异》与《子不语》两书中的礼文学创作	(413)
第九节	纪昀的礼文学创作	(422)
第十节	《儒林外史》与清中叶礼文学	(432)
第十一节	《红楼梦》与清中叶礼文学	(442)
第十二节	《镜花缘》与清中叶礼文学	(453)
第十三节	戴东原、段若膺的礼文学创作	(463)
第十四节	钱大昕、王念孙的礼文学创作	(473)
第十五节	凌廷堪的礼文学创作	(483)
第十六节	阮元、焦循的礼文学作品	(493)
第十七节	魏源、陈澧的礼文学	(503)
第十八节	何绍基、曾国藩的礼文学创作	(513)

第十九节 郭嵩焘、李慈铭的礼文学创作·····	(522)
第二十节 晚清若干长篇小说与礼文学·····	(532)
第二十一节 清代佛道二氏的礼文学·····	(543)
主要参考文献·····	(555)
后 记·····	(562)
补记(一)·····	(564)
补记(二)·····	(564)

第一章 元代礼文学

赵宋终于走到了国运的尽头。以蒙古族贵族集团为统治阶级核心的元朝横跨欧亚大陆，其地域超过赵宋与拓跋氏西夏以及女真氏金国的总和。严格意义上的元朝应自至元八年（公元 1271 年）元世祖忽必烈“建国号曰大元”^①算起。

本书现在要开始说元朝的礼文学。包括蒙古族在内的各少数民族较为普遍地接受汉族儒家的思想文化，这样的情况，正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说：野蛮的征服者自己总是被他们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忽必烈灭宋，但他建立的强大的元朝后来完全接受了汉族文明。运用马克思的学说解释人类文明史进程中的这样一种特殊情况：军事上强大的部族或国家在打败处于远高于自己的文明（文化）水平的民族之后，不得不向高度文明的民族表示认同，表示皈依，当然大多是不自觉地用行动表示愿意尊奉。尽管人们或许可以把上文说的少数民族接受汉族文明的解说讥笑为阿 Q 主义或精神胜利法，但是总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征服者被征服的事实。这确实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我们在研究元代礼制的时候曾经明确表示不赞成将元代最高统治者及其先祖的文明过分贬低的说法。^② 反映元代礼制礼仪礼俗的文学，就是元代礼文学。我们的研究元代礼文学的专著，将严格把握时间范围，除了第一节的选择，第二节以下至本章末了，对至元八年忽必烈“建国号曰大元”之前的文学作品一概表示拒绝，一概不予采纳，不在这里研究。譬如丘处机、李俊民、冯志亨、杨奂、耶律楚材、元好问、姬志真、段克己、李志全、刘祁、孟攀麟诸人的诗文，我们一律表示割爱，因为这些作者（其中有些人确是名人大家）都已在公元 1271 年以前作古，都不能算是真正的元人了。翁方纲曾经对顾嗣

^① 中华书局 1976 年版《元史》（以下引《元史》版本同此）卷七《世祖本纪四》，第 138 页。

^② 请参看拙撰《中国礼制史·元明清卷》第一章。

立的《元诗选》编入元好问的作品表示不满，我们认为翁方纲是对的。^①

第一节 蒙古成吉思汗时期的礼文学

成吉思汗是元代最高层统治集团皇族的先祖，是蒙古族心目中最早的英雄。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并非“只识弯弓射大雕”的一介武夫。其实，他是懂礼义而有勇有谋的军事家、政治家。相关的不少传说其实就是蒙古族早期的礼文学作品，而它们当然产生于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建国号曰大元”之前。所以本节要研究的其实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元代礼文学。

“《蒙古秘史》（以下简称《秘史》）一书，是我国蒙古族的一部近三十万言的历史、文学巨著……全书由汉字标音的蒙古语本文，汉字直译的词汇‘旁译’和节后概译的‘总译’三个部分构成。书的内容极为丰富……主要是记载了以战争手段变革社会制度的过程，以及与此相应的风俗习惯的变迁等，并用丰富多彩的文学语言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书中诗句和谚语等韵文，不仅以千百条计，就是散文叙事部分，也用了文学的语言，以简捷的表达方法，惟妙惟肖地描绘了众多的人物形象和纷繁的社会事物。诚可谓我国少数民族中一部绝无仅有的史诗之作。”^②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蒙古史研究所为《蒙古秘史》校勘本作的序言既然如此赞美该书，那么，我们据此判断：该书必有礼文学作品在其中，当无可疑。

以下相关的材料即取自该书，相关的议论即由该书提供的材料导出。

大凡结亲呵。儿孩儿便看他家道。女孩儿便看他颜色。也速该亲家。我家有个女儿年幼小，同去着来。就引到他家里去了。

到他家里。见了他女儿生得好。也速该心里喜欢。其女子十岁。大帖木真一岁。名孛儿帖。当日就在他家宿了。第二日也速该问他索这女子。德薛禅说。岂多遍索了与呵便重。少遍索了。与呵便轻。大凡女孩儿生了。老在家里的理无。我将女儿与你儿子。你儿子留在这里做女婿。两家相从了。也速该说我儿子怕狗。休教狗惊着。就留下他一个从马做定礼去了。^③

① 参看中华书局编辑部为中华书局1987年版《元诗选》而作的《出版说明》。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续修四库全书》第1704册所收翁方纲著《石洲诗话》卷五第1及第8第9条。第1条说：“遗山撰录《中州集》云：‘国初文士如宇文太学、蔡丞相、吴深州之等，不可不谓之豪杰之士，然皆宋儒，难以国初文派论之……’遗山之论如此，而顾侠君乃以遗山入元诗，何耶？”见该书第187页。

②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蒙古秘史〉校勘本》之《〈蒙古秘史〉校勘本序言》，第一页。

③ 见于《〈蒙古秘史〉校勘本》的《蒙古秘史总译》（卷一），第932页。

该文中出现的人物，帖木真就是后来的元太祖成吉思汗，也速该是他的父亲；而德薛禅与其女儿孛儿帖应该就是《元史·后妃列传》中最早出现的“太祖光献翼圣皇后，名孛儿台旭真，弘吉刺氏，特薛禅之女也”^①。（据《元史》校勘记，“孛儿台旭真”就是“孛儿台夫人”。）从上文录出的《蒙古秘史》的叙述中，不难看出蒙古族早期的婚姻状况。“大凡女孩儿生了。老在家里的理无。”这与汉民族所谓“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后一句不正是一个意思吗？“就留下他一个从马做定礼去了”，所谓“定礼”与汉民族婚姻中的“纳采”不也是同一个意思吗？这中间似乎没有谁强迫谁的意思，也没有彩礼从重的意思。如果没有《蒙古秘史》的传说，谁曾想到“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少年时代还“怕狗”呢？请求或嘱咐亲家翁“休教狗惊着”自家儿子，不正表现了父子之情吗？够天真了，够形象了，看来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蒙古史研究所为《蒙古秘史》校勘本所作序言可信。

以下是《〈蒙古秘史〉校勘本》的又一段摘录：

捌坛的女孛儿帖兀真。行上见公姑的礼物。将一个黑貂鼠袄子有来。帖木真说。在前俺的父也速该皇帝与客列亦种姓的王罕契合。便是父一般。他如今在土兀刺河边黑林里住着。我将这袄子与他。于是帖木真兄弟三个。将着那袄子送去。见了王罕。帖木真说。在前日子。你与我父亲契合。便是父亲一般。今将我妻上见公姑的礼物。将来与父亲……王罕得了袄子。大欢喜着说道。你离了的百姓。我与你收拾。漫散了的百姓。我与你完聚……^②

从《蒙古秘史》这一段记述可知德薛禅女儿孛儿帖初归成吉思，曾经“行上见公姑的礼物”，这与汉族儒家礼籍《仪礼·士昏礼》记载的亲迎礼后“质明，赞见妇于舅姑”之仪颇为类似。然而所用礼物并不相类。帖木真竟将其妻“上见公姑的礼物”（袄子）献给了王罕，并且说明尊敬王罕“便是父亲一般”，足见其虔诚。“在前俺的父也速该皇帝与客列亦种姓的王罕契合”一语，一可以证帖木真出身不凡（称其父为皇帝，就算是土皇帝罢，最低限度也该算是氏族部落的领袖），二可以证其时蒙古族各部落之间有关系。帖木真重视对外的联盟并且颇注意维护联盟的礼仪。正是依赖种姓部落联盟的力量，帖木真从弱小逐步发展强大，终于成长壮大为蒙古族的“汗”。

王罕妻子百姓既被乃蛮种可薛兀撒剌掳了。差使臣与成吉思说。你可差四杰来救咱。成吉思遂差孛斡儿出等四杰。整治军马去救……四杰到来救了。妻

① 中华书局1976年版《元史》卷一百一十四，第2869页。

② 见于《〈蒙古秘史〉校勘本》的《蒙古秘史总译》（卷二），第946页。

子百姓也都救回来与了。那里王罕说在前他的好父亲。将我输了的百姓救与了我。如今他儿子将我输了的百姓。又差四杰来救与了我。欲报他的恩天地护助知也者。

王罕再说……我如今也老了。后来这百姓教谁管。我的弟每都无德行。止有一子桑昆。亦如无有。可教帖木真做桑昆的兄。使我有二子。岂得不安。遂于土山兀刺的黑林行。会着成吉思结做父子。初王罕与成吉思父契交。所以呼为父。今次又结为父子。共说道多敌人处剿扑时。一同剿扑。野兽行围猎时。一同围猎。若有人离间呵。休要听信。亲自对面说话了。方可信。这般间议定。于是相亲厚着过了。^①

这两段可与前面录出的帖木真将其妻“上见公姑的礼物”献给王罕那一段连读。成吉思懂得与王罕联盟相亲厚的重要意义，所以努力捍卫与王罕的联盟。下面记叙“成吉思欲与王罕亲厚上又亲厚”的手段与“成吉思心落后了”的缘故，其责在王罕之子桑昆，成吉思总算尽心尽力了。

……教说与翁吉剌百姓每。想着在前姻亲呵。投降来者。若不肯投降呵。便厮杀者。说将去时。翁吉剌都投降了。成吉思因他投降了。诸般不曾动着他的。

成吉思既收了翁吉剌。就起着去统格黎小河东边下了。成吉思差阿儿孩合撒儿。雪格该者温。二人往王罕处去说……莫不是有人离间。当初咱在勺儿合昆山的忽刺阿讷山兀的山行。不曾共说来。若有人离间呵。不要信。对面说话了。时方可信。如今父亲。咱每曾对面说话来么……且我与你如车的两辕。一辕折了呵。牛拽不得。如车的两轮。一轮坏了呵。车行不得……^②

不虐待俘虏，不杀降，这是华夏族早就在实行的军礼，成吉思汗当年也身体力行。由于王罕之子桑昆之故及“有人离间”之故，原来的联盟发生了矛盾，成吉思派人“往王罕处去说”，提醒重温前盟，重温旧谊。“我岂不比一条辕、一个轮么？”成吉思用车辕车轮做比方，形象而动情，表明了重视礼义的态度。

乃蛮皇帝塔阳的母古八别速说。王罕是在前的老皇帝。取他头来看。认得果然是呵。祭祀他。遂差人往豁里速别赤处割将头来。认得是王罕。于是动着乐器祭祀他。祭祀时王罕头笑了。塔阳见笑。以为不祥。就踏践碎了。有可薛

① 《蒙古秘史总译》（卷五），第981~982页。

② 《蒙古秘史总译》（卷六），第990页。

兀撒刺名字的人说……看来他敢要做皇帝么道。天上止有一个日月。地上如何有两个主人……

鼠儿年四月十六日。成吉思祭了旗纛。去征乃蛮。逆着客鲁涟河行了……^①

见于《蒙古秘史》卷七的这些记载，令今天的读者惊心动魄。“与成吉思父契交”，又与成吉思结做父子的王罕下场竟如此令人寒心！祭王罕的头颅，“动着乐器祭祀他”，证明其时蒙古族乃蛮之有祭祀（配乐的祭礼）。“祭祀时王罕头笑了”，这倒颇让人产生奇迹之感。但无论如何奇特，不妨碍人们生疑：“天上止有一个日月，地上如何有两个主人？敢杀皇帝的人，岂不是想做皇帝么？”可是成吉思终究不能容忍乃蛮族人侮辱王罕的暴行，他决定征讨乃蛮，于是“祭了旗纛”，这自是行军开战之初的礼数了。后来，成吉思终于将乃蛮部落灭了。

成吉思既将众部落百姓收扑了。至是虎儿年。于斡难河源头。建九脚白旄纛做皇帝。封功臣木合黎为国王。命者别追袭古出鲁[克]。整治达达百姓。除附马外复授同开国有功者。九十五人为千户。

成吉思说这附马。并九十五千户。已委付了其中又有功大的官人。我再赏赐他。命失吉忽秃忽唤孛斡儿出木合黎等去。失吉忽秃忽说。孛斡儿出木合黎等。功多如谁。又要赏他。我自孩提到你家内。直至。长成。不曾离了。我功少如谁。如今用甚么赏赐我。成吉思说。你曾做我第六的弟。依我诸弟一般分。分子。九次犯罪。不要罚。如今初定了普百姓。你与我做耳目。但凡你的言语。任谁不许违了。如有盗贼诈伪的事。你惩戒着。可杀的杀。可罚的罚。百姓每分家财的事。你科断着……失吉忽秃忽说。我是最小的弟。如何敢与众兄弟一般分。分子。若恩赐呵。土城内住的百姓与我。成吉思说。从你自斟酌着要。失吉忽秃忽既受了恩赐却唤孛斡儿出木合黎蒙力等。教。入来受赏赐。^②

自上文录出的两节以下，《蒙古秘史》集中陈述成吉思“做皇帝”伊始所行封赏之事以及与封赏俱来的叙旧论功。这实质上就是汉族王朝传统的登基与锡命之礼。木合黎受封为国王，此下至受封为千户的九十五人，他们都是跟随成吉思，帮助成吉思打天下的一批开国功臣，理应得到皇帝的赏赐。上文录出的第一段是总叙，以下则是对各有功之臣的种种情况的分别介绍。对失吉忽秃

① 《蒙古秘史总译》（卷七），第998页、999页，第1001页。

② 《蒙古秘史总译》（卷八），第1010～1011页。

忽的封赏，涉及成吉思与受封赏者的对话。因为这受封赏者地位特殊，非一般臣下可比，所以《蒙古秘史》关于封赏失吉忽秃忽的一段写法颇不同于其他各段。对其他人的封赏，都是由成吉思论功行赏，一个人说了算数，而叙述对失吉忽秃忽的封赏，则由对话组成。由成吉思的话可知：失吉忽秃忽果然不可小觑。他是成吉思“第六的弟”，与成吉思虽非同胞骨肉，但除了同胞亲兄弟，在成吉思心目中就数失吉忽秃忽亲密了。难怪成吉思对他承诺：“依我诸弟一般分。”

《蒙古秘史》正篇凡十卷，其中记叙若干反映礼义礼典而可以当礼文学欣赏的各节，上文拣最为重要者说到了。成吉思登基时候的锡命之礼，在《蒙古秘史》卷八卷十两卷中占了四分之三，还有卷九的全部，是该书中可以视为礼文学的最重要的一部分。

正篇十卷之外，《蒙古秘史》还有续集两卷。以下录出的是续集中最关重要的礼文学：

其后太祖征回回。为其杀使臣兀忽纳等百人。临行时。也遂夫人说。皇帝涉历山川远去征战。若一日倘有不讳。四子内命谁为主。可令众人先知。太祖说。也遂说的是。这等言语。兄弟儿子。并孛斡儿出等。皆不曾提说。我也忘了。于是问拙赤。我子内你是最长的。说甚么。拙赤未对。察阿歹说。父亲问拙赤莫不是要委付他。他是蔑儿乞种带来的。俺如何教他管。才说罢。拙赤起身将察阿歹衣领揪住。说。父亲不曾分拣。你敢如此说。你除刚硬。再有何技能。我与你赛射远。你若胜我时。便将我大指剁去。我与你赛相搏。你若胜我时。倒了处再不起。说了。兄弟各将衣领揪着。孛斡儿出。木合里。二人解劝。太祖默坐间。有阔阔搠思说。察阿歹你为甚忙……若你如此说。岂不伤着你母亲的心。你父初立国时。与你母一同辛苦。将您儿子每养大望你成人。你的母如日般明。海般深。这等贤明。你如何可这般说。^①

兔儿年斡歌歹皇帝征金国……斡歌歹忽得疾。昏愤失音。命师巫[卜]之。言乃金国山川之神。为军马虏掠人民。毁坏城郭。以此为祟。许以人民财宝等物禳之。卜之不从。其病愈重。惟以亲人代之则可。疾稍间。忽开眼索水饮。言说我怎生来。其巫说此是金国山川之神为祟。许以诸物禳之皆不从。只要亲人代之。斡歌歹说如今我根前有谁。当有大王拖雷说。洪福的父亲。将咱兄弟内选着教你做了皇帝。令我在哥哥根前行。忘了的提说。睡着时唤省，如今若失了皇帝哥哥呵。我谁行提说着。唤省着。多达达百姓教谁管着。且快金

^① 《蒙古秘史续集》卷一《蒙古秘史总译》，第1039~1040页。

人之意。如今我代哥哥。有的罪业。都是我造来。我又生得好。可以事神。师巫你咒说着。其师巫取水咒说了。拖雷饮毕。略坐间觉醉。说比及我醒时。将我孤儿寡妇抬举教成立着。皇帝哥哥知也者。出去遂死了。其缘故是那般。^①

以上录自《蒙古秘史续集》卷一的文章，说的是成吉思出征回回之前，依也遂夫人主张，为自己“倘有不讳”而选定了接班人，为自己身后的大汗国安排了主子。这当然是件很重要的大事。成吉思“于是问拙赤”以下，是围绕成吉思身后“谁为主”而展开的确定嗣主的礼典。也遂夫人的建议说：“四子内命谁为主。可令众人先知。”选择嗣主（接班人）的范围在“四子内”，可知其时父子传承的制度已深入人心。既非氏族部落之间的选举制，也不是封建国家常见的嫡长子继承制。察阿歹与拙赤两人的争吵，足以说明成吉思汗为主子的蒙古族国家的性质。称赞察阿歹之母的贤明，用了两个比方。写察阿歹与拙赤的言行，写“太祖默坐”及此前此后的言论，都很生动很形象。

成吉思确定嗣主的御前会议，上面录出的《蒙古秘史续集》卷一的文章并未说完。但在同一卷的下文就有结果。上面录出的《蒙古秘史续集》卷二说“兔儿年斡歌歹皇帝征金国”，这也告诉后世读者：成吉思当年选定的嗣主是斡歌歹。同见于《蒙古秘史续集》卷二而上文未录出的文章记载有“至猪儿年成吉思崩”一事，难怪率领蒙古大军征金国的是斡歌歹皇帝了。

见于《蒙古秘史续集》卷二而上文已录出的文章，令读者颇为惊诧的是：该文的情节以及用语，几乎就是《尚书·金縢》的翻版。当年周公旦通过史祝向太王、王季、文王的神灵报告：“若尔三王，是有丕子之责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艺，能事鬼神。乃元孙不若旦多材多艺，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②《蒙古秘史续集》卷二记拖雷的话：“如今我代哥哥。有的罪业。都是我造来。我又生得好。可以事神。师巫你咒说着。”如此云云，拖雷就是当时蒙古国的周公旦了。如果说周公旦当年自愿代武王死，而其实在史祝行礼之后并没有如约归天，可是拖雷并未徒托空言，据《蒙古秘史续集》卷二记载，“其师巫取水咒说了。拖雷饮毕……出去遂死了”，他是的确确实实践了自己的诺言，以一己之身代哥哥斡歌歹皇帝赴死了。不论这样的记载与史实有多大出入，在《蒙古秘史续集》那里，关于拖雷代斡歌歹赴死的故事情节是完整的，其动人处实较《金縢》出色。

本节至此，我们认为该做出如下的概论了：《蒙古秘史》记述了成吉思做皇帝前后父子三代团结蒙古族上下军民创立基业、不懈奋斗的事迹，其间有完

① 《蒙古秘史续集》卷二《蒙古秘史总译》，第1049～1050页。

② 中华书局1980年版《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第196页。

整的涉及社会各个方面的礼义礼典的描述，而其礼义精神与中原汉族王朝的传统基本一致。该书整理者注意到原作的“丰富多彩的文学语言”，“简捷的表达方法”，“众多的人物形象”，美之曰“史诗之作”，我们认为这样说符合实际。我们更注意到该书的完整的故事情节，该书表现的小说的功能，该书实包容若干出色的礼文学作品，相信这样说也与实际相符。

又，《蒙古秘史总译》凡 282 节，最后一节如下：“此书大聚会着。鼠儿年七月。于客鲁涟河。阔迭额阿剌〔勒〕地面处下时。写毕了。”^①《〈蒙古秘史〉卷、节内容索引》说：第二八二节的内容是“本书写就的年月和地址”^②。据此，我们认为有充足的理由做出如下的结论：《蒙古秘史》一书的礼文学作品，大抵出于与成吉思父子三代同时或其后世文人之手，那就可以当作反映蒙古族成吉思汗时期及其后社会面貌的礼文学作品看。作者运用文学的语言和表达手法已经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纯朴而颇具本色，取足达意而止，总还算是可读而耐人寻味的。

第二节 许衡、郝经、王恽诸人的礼文学创作

“许衡字仲平，怀之河内人也，世为农……幼有异质，七岁入学……凡更三师。稍长，嗜学如饥渴……往来河洛间，从柳城姚枢得伊洛程氏及新安朱氏书，益大有得。寻居苏门，与枢及窦默相讲习。凡经传子史礼乐名物星历兵刑食货水利之类，无所不讲，而慨然以道为己任。尝语人曰：‘纲常不可一日而亡于天下，苟在上者无以任之，则在下之任也。’凡丧祭娶嫁必征于礼，以倡其乡人……”《元史》本传记载许衡“以泰和九年九月生于新郑”，至元十八年卒，“年七十三”。^③金章宗完颜璟泰和九年即完颜永济大安元年。以公元纪年法换言之，许仲平生于公元 1209 年，卒于公元 1281 年。

在《宋元学案》一书中，许仲平被称为“鲁斋先生”，为北方理学之大宗。这样一个以振纲常为己任、“丧祭娶嫁必征于礼”的理学家，其诗文之中必有礼文学作品，毫无可疑。这里要注意的是：鲁斋先生作于元之前的诗文，以其时间不合，这里最好不说。

在现存鲁斋先生的诗文中，明标为至元八年（公元 1271 年）以后之作的

① 《蒙古秘史总译》之末，第 1055 页。

②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蒙古秘史〉校勘本》，第 1083 页。

③ 中华书局 1976 年版《元史》卷一百五十八本传，第 3716~3729 页。

《汰省冗官疏》《论生民利害疏》两篇，可以肯定并非礼文学作品。然而其中礼文学作品肯定是有的，譬如《南京转运司支度判官杨公墓志铭》《祭李文文炳文》两篇皆见于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全元文》卷七十二，同书同卷还有《高凝字说》《王生名字说》两文，皆可当礼文学作品读，但是没有哪一篇可以肯定为至元八年以后许仲平先生之作。即如鲁斋先生的《训子》诗：

干戈恣烂熳，无人救时屯。中原竟失鹿，沧海变飞尘。我自揣何能，能存乱后身。遗芳藉远祖，阴理出先人。俯仰意油然，此乐难拟伦。家无儋石储，心有天地春。况对汝二子，岂复知吾贫？大儿愿如古人淳，小儿愿如古人真。平生乃亲多苦辛，原汝苦辛过乃亲。身居畎亩思致君，身在朝廷思济民。但期磊落忠信存，莫图苟且功名新。斯言殆可书诸绅。^①

“身居畎亩”以下凡四句足以表明：该诗表达的思想主题，其精髓在礼。致君济民不图苟且，那就存乎忠信，靠礼维持了。所以该诗是可以归入礼文学之林的。然而多方求证，我们还是不敢肯定此诗为鲁斋先生至元八年以后之作。诗本身可以证明为乱后之作，但未必可以证明作于至元八年忽必烈为元首的蒙古国称“元”之后。“况对汝二子”一句证知鲁斋公作《训子》诗时有二子在，而《与张仲谦》二首其二，首句为“犬子于六月二日病歿”，其下云“某罪逆深重，不见佑于神明，使祸延所爱，肝肠痛惨”，“壬辰后忧苦无若今日，殆不可生存矣”^②；依此文记载的时间推算之，则可知鲁斋先生《训子》诗作于至元八年以后的可能性等于零似可断言。

唐圭璋先生编的《全金元词》收录鲁斋词五首，写平生踪迹，“为农换却为儒”^③的情怀，固不能说与礼无涉，然而无所谓较为标准的礼文学。

隋树森先生编辑的《全元散曲》无鲁斋作。

结论：鲁斋先生为蒙古族建立的蒙古国贡献过礼文学作品，为忽必烈及其后的元朝写过文章做过诗，但其中著明的礼文学作品则微乎其微。

“郝经字伯常，其先潞州人，徙泽州之陵川，家世业儒……金亡，徙顺天。家贫，昼则负薪米为养，暮则读书。”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世祖即位，以经为翰林侍读学士，佩金虎符，充国信使使宋，告即位，且定和议”。后因时局翻复，“拘宋十六年”，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二月方回归元。其年“夏，至阙，锡燕大庭，咨以政事，赏赉有差；秋七月，卒，年五十三。官为

① 中华书局1987年版，[清]顾嗣立编《元诗选》初集上册，第435页。

②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全元文》卷七〇，第二册，第457页。

③ 中华书局1979年版《全金元词》，第607~608页。

护丧还葬，谥文忠。明年，宋平”。^①

郝伯常用一生的言行表明：他是元朝的忠臣，还是合格的史学家、经学家、诗人。下文说郝伯常为元朝礼文学做出的贡献，不必像研究鲁斋先生的礼文学创作那样担心弄错作者创作的时间，可无时代之忧了。

先看《玉衡真观序》，其末云：“今上即位之元年，诏经持节使宋，告登宝位，通好弭兵。宋人馆留仪真，积年不遣。旷寂无聊，乃改修陈承祚《三国志》，至为八录，推本《六经》、三传、诸子史，自汉魏晋隋唐诸天官书志，及所赍宋，金源氏与本朝燕都台司秘书，为《历象录》，具述历代星历，传之以理……乃更论次，复加损益……凡十二卷，名曰《玉衡真观》。天地之道，真观者在，璇玑玉衡，所以观之也。拘幽之中，仰视片天，十馀年间，凡天地日星之变，征之于节，若合符节……”^② 据此，后世读者可以推想郝伯常持节使宋被无理拘留，十余年间“拘幽之中，仰视片天”而冥思而一意著述的情状。

我们这里要强调的是当年郝伯常在“拘幽之中”治学著述，说“天地之道，真观者在”，其归结于礼，乃必然之事。譬如至元九年（公元1272年）十月十五日作的《续后汉书序》写道：

晋平阳侯相陈寿，故汉吏也。汉亡仕晋，作《三国志》，以曹氏继汉而不与昭烈，称之曰蜀，鄙为偏霸僭伪，于是统体不正，大义不明，紊其纲维，故称号论议皆失其正。哀帝时荥阳太守习凿齿著《汉晋春秋》，谓三国蜀以宗室为正，魏虽受汉禅晋，尚为篡逆，蜀平而汉始亡，上疏请越魏继汉，以正统体，不用^③……经尝闻缙绅先生徐论，谓寿书必当改作，窃有志焉。及先人临终，复有遗命，断欲为之，事梗不能。中统元年，诏经持节使宋，告登宝位，通好弭兵。宋人馆留仪真，不令进退，束臂抱节，无所营为。乃破稿发凡，起汉终晋，立限断条目，以更寿书……十三年冬十月，书成……号曰《续后汉书》。奋昭烈之幽光，揭孔明之盛心，祛操丕之鬼域，破懿昭之城府，明道术，辟异端，辨奸邪，表风节，甄义烈，核正伪，曲折隐奥，传之义理，征之典则，而原于道德，推本《六经》之初，苴补三史之后，千载之蔽，一旦廓然矣……今拘幽之极而集是，盖亦失中之得，古人之志也。呜呼！安得复于先君而告卒事乎？……^④

① 《元史》卷一百五十七《郝经传》，第3698~3709页。参看同书《世祖本纪一》《世祖本纪五》中统元年四月丁未条、至元十二年二月庚午条，《元史》卷四第65页、卷八第163页。

② 《全元文》卷一二五，第217页。

③ 习凿齿的意思，可参看中华书局1974年版《晋书》本传，第2154~2157页。

④ 《全元文》卷一二五，第4册，第214~215页。